

原文

①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，何哉？夫玄黄色杂，方圆体分，日月叠璧，以垂丽天之象；山川焕绮，以铺理地之形：此盖道之文也。

译解

“文”作为万物皆有的属性和形式表现，其渊源是多么深广啊，试想与天地一块产生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宇宙中有玄黄色彩的交错，天地间有方圆形体的不同，太阳和月亮像璧玉叠合在一起，显示出壮丽天体的形象；山岳和河流光彩绮丽，展现出锦绣大地的纹理：这都是“与天地并生”的大自然之“文”。

原文

②仰观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两仪既生矣。惟人参之，性灵所钟，是谓三才。为五行之秀气，实天地之心生。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

译解

仰望天空日月星辰放射着熠熠的光芒，俯视大地山岳河流蕴含着华美的文采，宇宙的上下位置既经确定，天与地就因之而产生了。只有人可以与天地相参伍，因为它凝聚着天地的性灵，这就是所谓的天、地、人三才。人是五行之秀气的凝聚，实为天地之心而生。心灵产生了而语言得以确立，语言确立了而文采得以表现，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。

原文

③林籁结响，调如竽瑟；泉石激韵，和若球铎。故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。夫以无识之物，郁然有彩，有心之器，其无文欤？

译解

风吹林木发出声响，协调得像是吹竽弹瑟；泉水激石形成音韵，和谐得犹如击磬敲钟。所以说事物有了形体文采自然就形成了，声音发出来的韵律也就随之而产生了。那些无意识的物类，都有丰郁的文采，而有心灵的人，怎么能没有自己之“文”呢？

原文

④夫子继圣，独秀前哲，镕钧六经，必金声而玉振；雕琢情性，组织辞令，木铎起而千里应，席珍流而万世响，写天地之辉光，晓生民之耳目矣。

译解

孔子承继圣人之业，特别突出地超过了前哲先贤，他编修六经，力求像“金声玉振”般的集大成；他陶冶性情，组织文辞，如同铃声振动而千里相应，又如同讲席上的珍品流布而万世传扬，真是描绘出了天地的光辉，给世人以启发和教育。

原文

⑤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，旁通而无涯，日用而不匮。

译解

自然之道靠着圣人变成了文章，圣人则借助文章来阐明道的精义，它通达处处无边无涯，天天都用也不会匮乏。

原文

⑥赞曰：道心惟微，神理设教。光采玄圣，炳耀仁孝。龙《图》献体，龟《书》呈貌。天文斯观，民胥以效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道的精义非常微妙，靠着这神奇的道理来设置教化。它既使伟大的圣人显示了光彩，又宣扬光大了仁义忠孝。龙马负《图》献出八卦的形体，神龟负《书》呈现了九畴的治道。观察天体穷究变化之理，世人都要学习仿效。

征圣第二

原文

①夫作者曰“圣”，述者曰“明”。陶铸性情，功在上哲。

译解

能够依据自然之道进行创作的叫做“圣”，能够理解圣人著作而加以阐述的称为“明”。按照自然之道陶冶性灵情操，这是古代贤哲的功绩。

原文

②志足而言文，情信而辞巧，乃含章之玉牒，秉文之金科矣。

译解

思想表达得充分而语言又有文采，情感真实而文辞又巧妙，这就是写作文章的金科玉律了。

原文

③夫鉴周日月，妙极机神；文成规矩，思合符契。或简言以达旨，或博文以该情，或明理以立体，或隐义以藏用。

译解

圣人全面观察认识天地宇宙，深入探究其神妙精微的奥秘；写出文章成为规范，思理与文势相合如符契。或者用简要的语言表达主旨，或者用繁复的文辞详述情理，或者用鲜明的道理来确立体势，或者以隐晦的语义蕴含深刻的作用。

原文

④繁略殊制，隐显异术；抑引随时，变通适会。

译解

文章的详略体制不同，隐显方法也不一样；运用这些方法要因时顺机，灵活地加以变通。

原文

⑤虽精义曲隐，无伤其正言；微辞婉晦，不害其体要。体要与微辞偕通，正言共精义并用。

译解

虽然精深的含义曲折隐晦，但不损伤雅正语言的表达；虽然隐微的文辞婉转含蓄，但也不影响切实扼要的精义。切实扼要与隐微的文辞和谐相通，雅正的语言和精深的含义相互为用。

原文

⑥圣文之雅丽，固衔华而佩实者也。

译解

圣人的文章雅正华丽，的确像口衔鲜花而身佩果实似的。

原文

⑦赞曰：妙极生知，睿哲惟宰。精理为文，秀气成采。鉴悬日月，辞富山海。百龄影徂(cú)，千载心在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神妙至极的天地之心，只有睿智的圣哲才能主宰。用精妙的道理写作文章，以灵秀之气化成文采。识鉴犹如日月高悬，文辞丰富如山似海。百岁之后形影消逝，精神品格千秋永在，

宗经第三

原文

①三极彝训，其书曰“经”。“经”也者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。

译解

天、地、人三才有它恒久不变的道理，说明这种道理的书籍叫做“经”。所谓“经”，就是历久长存，至高无上的道理或不可磨灭的伟大教诲。

原文

②义既埏(shàn)乎性情，辞亦匠于文理，故能开学养正，昭明有融。

译解

(这些经典)，其内容能陶冶人的思想感情，其文辞也切合文章写作的规律，因此能够启发学习，培养正确认识，永远放射出明晰的光辉。

原文

③往者虽旧，余味日新，后进追取而非晚，前修久用而未先，可谓太山遍雨、河润千里者也。

译解

(这些经典)虽是古代旧作，但其意义和韵味却历久弥新，后世学者去索求探取仍不算晚，前代贤才运用了很久也终难超越，它们像泰山的云气使雨水遍洒天下，像黄河的水流滋润着千里沃野。

原文

④文能宗经，体有六义：一则情深而不诡，二则风清而不杂，三则事信而不诞，四则义贞而不回，五则体约而不芜，六则文丽而不淫。

译解

如果写文章能够效法“五经”，在整体上就会有六大优点：一是感情深挚而不诡谲，二是文风清新而不驳杂，三是叙事真实而不荒诞，四是义理正确而不歪曲，五是文体精约而不繁芜，六是文辞华丽而不过分。

原文

⑤赞曰：三极彝道，训深稽古。致化惟一，分教斯五。性灵熔匠，文章奥府。渊哉铄乎，群言之祖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记载着天地人三才的常道，义理精深而源远流长。教化民众是它惟一的目的，分门别类来说就是五种经书。它是陶冶人类性情的巧匠，又是蕴藏文章奥秘的宝库。多么渊深辉煌啊！堪称一切文章的宗祖。

正纬第四

原文

①神道阐幽，天命微显。

译解

神明之道阐示幽秘的事理，上天之意显露微奥的征兆。

原文

②世寔(xi ò ng)文隐，好生矫诞，真虽存矣，伪亦凭焉。

译解

因年代久远文辞隐晦不清，容易产生虚妄荒诞的假托，虽然保存有真实的东西，但虚假的东西也依附它沿袭下来。

原文

③经显，圣训也；纬隐，神教也。圣训宜广，神教宜约。

译解

经书明显，是圣人的训示；纬书隐晦，是以神道教人。圣人的训示应当广博，用神道教人的话应当简约。

原文

④羲农轩皞(h à o)之源，山渎钟律之要，白鱼赤乌之符，黄金紫玉之瑞，事丰奇伟，辞富膏腴，无益经典，而有助文章。

译解

伏羲、神龙、轩辕、少皞传说的起源，山岳河流与音乐钟律的重要异闻，白鱼和赤乌的符命，黄金和紫玉的祥瑞，这些事件丰富而又奇伟，辞藻丰厚而又华美，虽无益于解说经书，而对文章的写作有所帮助。

原文

⑤赞曰：荣河温洛，是孕图纬。神宝藏用，理隐文贵。世历二汉，朱紫腾沸。芟(sh ā n)夷譎诡，采其雕蔚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光耀的黄河和温暖的洛水，孕育了河图、洛书的讖(chèn)纬。神奇的珍宝蕴含着巨大的作用，道理深隐而文辞珍贵。时代经历了西汉、东汉，经书与纬书严重混淆。删除那些诡异欺诈的东西，采用其中华美的精粹。

原文

①自《风》《雅》寝声，莫或抽绪，奇文郁起，其《离骚》哉！固已轩翥(zhù)诗人之后，奋飞辞家之前，岂去圣之未远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！

译解

自从《国风》《大雅》《小雅》的歌声停息后，没有人继续创作那样的作品了，有一种奇特的妙文蓬勃兴起，那就是《离骚》啊！它确实已高翔在《诗经》的作者之后，奋飞于两汉辞赋家之前，大概是距圣人孔子的时代不算久远，而楚国人又有才华的缘故吧！

原文

②观其骨鯁所树，肌肤所附，虽取镕经意，亦自铸伟辞。

译解

看看它所树立的主旨，所比附的文辞，虽然汲取融合了经书的意旨，但也独创了奇伟瑰丽的文辞。

原文

③才高者苑其鸿裁，中巧者猎其艳辞，吟讽者衔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。

译解

才情高的人取法《楚辞》宏大的体制，心思灵巧的人猎取它的艳丽辞藻，吟诵欣赏的人玩味它对山川的描写，初学写作的人则拾取它漂亮的字眼。

原文

④酌奇而不失其贞，玩华而不坠其实。

译解

酌取它奇伟的想象而不失雅正，玩味它华丽的辞藻而不抛弃它情感的真实。

原文

⑤将核其论，必征言焉。

译解

要核实他们的评论，必须征引原作来检验。

原文

⑥赞曰：不有屈原，岂见《离骚》？惊才风逸，壮志烟高。山川无极，情理实劳。金相玉式，艳溢缙毫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没有屈原，那能出现《离骚》？他惊人的才华像风一样飘逸，他雄壮的志趣像云烟一样高远。山川一望无际，诗人的情思实在悠远辽阔。它的质地金玉般美好，就是极细微处都充溢着艳丽。

明诗第六

原文

①诗者，持也，持人性情；三百之蔽，义归无邪，持之为训，有符焉尔。

译解

诗，就是扶持、端正的意思，它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；《诗经》三百篇的意义，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“没有邪念”，用扶持、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来解释诗歌的含义，是符合“无邪”之说的。

原文

②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

译解

人有七种感情，因应外物触发而感动，有感于外物而抒发吟咏思想感情，没有不是自然而然的。

原文

③大禹成功，九序惟歌；太康败德，五子咸讽，顺美匡恶，其来久矣。

译解

大禹治水成功，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，便受到了歌颂；而太康品德败坏，他的五个弟弟就都怨愤作歌予以讽刺劝戒，用诗歌来赞美好的纠正坏的，这是由来以久的做法。

原文

④若夫四言正体，则雅润为本，五言流调，则清丽居宗；华实异用，唯才所安。

译解

说到四言诗的正统体制，是以典雅温润为其根本，五言诗流变的基本格调，则是以清新华丽为其主宗；华丽与朴实有着不同的作用，全靠诗人的才情来决定。

原文

⑤诗有恒裁，思无定位，随性适分，鲜能圆通。若妙识所难，其易也将至；忽之为易，其难也方来。

译解

诗歌有其特定的体裁格式，人们的思想感情却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，只能随着各人的情性选择适合自己天分的体势和格调，很少有能全面通晓各种诗歌之美的。如果能够深刻认识诗歌创作的困难，那创作中就会有顺利之机迎面而来；而忽视困难把它看得很容易，那创作中的困难也就接踵而至了。

原文

⑥赞曰：民生而志，咏歌所含。兴发皇世，风流“二南”。神理共契，政序相参。英华弥缡，万代永耽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人生来就赋有情志，是诗歌所包含的内容。诗歌产生在三皇时代，其风韵流播在“二南”地区。它的产生和发展与“神理”相契合，并参与政教秩序之中。精美的诗歌日益繁富，千秋万代的人都沉浸其中。

乐府第七

原文

①乐府者，“声依永，律和声”也。

译解

所谓乐府，就是用“五声”（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）来依照歌辞的内容抒情吟咏唱，再用“十二律”（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、姑洗、中吕、蕤宾、林钟、夷则、南吕、无射、应钟）来配合“五声”的乐章。

原文

②匹夫庶妇，讴吟土风；诗官采言，乐盲被律；志感丝篁，气变金石。

译解

普通的男女百姓，吟唱风土浓郁的民歌；采诗的官员把歌辞搜集起来，盲人乐师则给它配上乐曲；借管弦乐器的乐音抒发情感，用钟和磬的声调来表现气质。

原文

③夫乐本心术，故响浹肌髓，先王慎焉，务塞淫滥。敷训胄子，必歌九德；故能情感七始，化动八风。

译解

音乐原来就是表达思想感情的，所以它的声调能够触动人们的感官，浸入人们的心灵，古代帝王对音乐都非常重视，坚决制止浮靡淫荡的音乐。教育引导贵州子弟，一定要学唱歌颂“九德”（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谷、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）的音乐；因而使音乐中所表达的真情能够感动“七始”（天、地、人和春、夏、秋、冬），音乐的教化作用能遍及四面八方，移易风俗。

原文

④诗为乐心，声为乐体。乐体在声，瞽师务调其器；乐心在诗，君子宜正其文。

译解

诗歌是音乐的灵魂，声律是音乐的形体。音乐的形体在于声调，乐师必须调谐他的乐器；音乐的灵魂在诗歌，才德高尚的作者应当使歌辞的内容端正无邪。

原文

⑤俗听飞驰，职竞新异；雅咏温恭，必欠伸鱼睨(nì)；奇辞切至，则拊(fǔ)髀(bì)雀跃。

译解

世俗的乐曲传播很快，其特点是竞新逐奇；雅正的乐曲温和庄重，听的人往往要打哈欠、伸懒腰，或瞪着眼睛发愣；新异的辞曲适应了他们的需要，听了便拍着大腿鸟雀般的跳跃。

原文

⑥赞曰：八音摛(chī)文，树辞为体。讴吟垌(jīōng)野，金石云陛。《韶》响难追，郑声易启。岂惟观乐？于焉识礼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用八种乐器演奏的乐曲，都以歌辞作为它的主体。村野里有民歌吟唱，宫廷中有钟磬齐鸣。古雅的《韶》乐难以企及，浮靡的俗曲却容易流传。难道只是观赏音乐吗？其实是借此来认识礼制的兴衰。

原文

①《诗》有六义，其二曰“赋”。赋者，铺也。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也。

译解

《诗经》中包括“六义”，居第二位的就是“赋”。所谓“赋”，则是铺陈的意思。铺陈辞采舒布文华，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。

原文

②序以建言，首引情本；乱以理篇，写送文势。

译解

“序言”确立写作的起点，首先引出作赋的情事缘由；“乱辞”则梳理、总结全篇的内容，强化文章结尾的气势。

原文

③情以物兴，故义必明雅；物以情睹，故辞必巧丽。丽辞雅义，符采相胜。

译解

由于内心的情感是因外物触发而兴起的，所以赋的内容必定要清明雅正；景物是人们带着感情来观察的，因而赋的文辞一定要巧妙华丽。有了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，作品就会像玉石的质地与它的花纹那样相称。

原文

④文虽杂而有质，色虽糅而有本，此立赋之大体也。

译解

虽然五彩缤纷却有它的质地，颜色杂糅相混，却有它的本采，这就是写赋的根本原则。

原文

⑤逐末之俦(chóu)，蔑弃其本，虽读千赋，愈惑体要。遂使繁华损枝，膏腴害骨；无实风轨，莫益劝戒。

译解

那些只追求文辞华丽的人，轻蔑、抛弃作赋的根本原则，他们虽然读了许多赋，但对作赋的旨要却愈来愈迷惑。结果就像繁密的花朵损伤了枝条，过于肥胖有害于骨骼那样；既无助于教化的正轨，对讽劝也没有益处。

原文

⑥赞曰：赋自《诗》出，分歧异派。写物图貌，蔚似雕画。抑滞必扬，言旷无隘。风归丽则，辞翦穢(tì)稗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赋从《诗经》发展而来，分成了不同的支派。它描绘事物的状貌，文采蔚然像是雕刻和绘画。被抑止停滞的事理一定要加以发扬，内容宽广而不受阻碍。文风要趋向于雅丽的准则，剪掉虚浮芜杂的辞采。

颂赞第九

原文

①四始之至，颂居其极。颂者，容也。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。

译解

四始（风、大雅、小雅、颂）是《诗经》的全部内容，而颂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。所谓颂，就是仪容的意思。它通过舞蹈的形容状貌来歌颂大功大德。

原文

②夫化偃一国谓之风，风正四方谓之雅，容告神明谓之颂。风、雅序人，故事兼变正；颂主告神，故义必纯美。

译解

能够感化一国的诗叫做“风”，能端正天下风尚的诗叫做“雅”，而以形貌仪容来祭告神明的诗叫做“颂”。“风”和“雅”叙写人事，所以兼有异变和正常两种情况；“颂”主要是用来祭告神明的，因而它的内容一定要纯正美好。

原文

③原夫颂惟典懿，辞必清铄。敷写似赋，而不入华侈之区；敬慎如铭，而异乎规戒之域。

译解

考究颂的写作，它的内容典雅美善，文辞也必须明丽光耀。铺叙描写虽近乎赋体，但不进入过分华艳靡丽的范围；谦恭庄重犹如铭文，却不涉足规劝警戒的区域。

原文

④赞者，明也，助也。昔虞舜之祀，乐正重赞，盖唱发之辞也。

译解

所谓赞，就是说明、辅助的意思。从前虞舜的祭祀典礼，乐官很重视赞辞，因为它是唱颂歌之前的说明之辞。

原文

⑤必结言于四字之句，盘桓乎数韵之辞；约举以尽情，照灼以送文，此其体也。发源虽远，而致用盖寡。

译解

每个句子都由四个字构成，只能在几个韵的词语范围内回环；简要地突出要点以尽抒文情，以明朗清晰的辞采结尾成文，这就是赞的写作大体了。赞的产生虽然久远，但实用之处不多。

原文

⑥赞曰：容德底（dǐ）颂，勋业垂赞。镂影摘声，文理有烂。年迹愈远，音徽如旦。降及品物，炫辞作玩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以形貌仪容赞美盛德的成为颂，功勋业绩留传下来便有了赞。刻镂形貌兼施声韵，文采情理光彩绚烂。年代印迹越是久远，作品的美好德音越是如同日之初升。及至以颂赞美化物品，那就是以炫耀辞藻作为游戏了。

祝盟第十

原文

①天地定位，祀遍群神。六宗既禋(yīn)，三望咸秩。甘雨和风，是生黍稷，兆民所仰，美报兴焉。牺盛惟馨，本于明德；祝史陈信，资乎文辞。

译解

天地确定了位置之后，人们就祭祀所有的神灵。既尊祭了“六宗”（一说是指水、火、风、雷、山、泽）之神，又依序遥祀泰山、黄河与大海之神。于是甘露般的雨水、柔和的春风，使五谷庄稼得以生长，这是万千百姓所景仰的，对诸神的美好报答由此而兴起。祭祀时的祭品具有芳香气息，它本之于祭祀者高尚的品德；祭官要陈述祭祀者的真诚愿望，则须借助于祭祀的文辞。

原文

②凡群言发华，而降神务实，修辞立诚，在于无愧。祈祷之式，必诚以敬；祭奠之楷，宜恭且哀，此其大较也。

译解

所有的文章，都力求文采焕发，但请神的祝文务必朴实，修饰文辞要以诚为本，做到于心无愧。祈祷文的体式，必须诚恳而恭敬；祭奠文的范式，应当谦恭而哀伤，这就是写祝文的基本要求。

原文

③盟者，明也。骅(xīng)旄(máo)白马，珠盘玉敦(duì)，陈辞乎方明之下，祝告于神明者也。

译解

所谓“盟”，就是明的意思。它以赤牛或白马作祭品，摆上珠饰的盘子和玉饰的食具，在“方明”（一种木质神像，六面六色，象征上下四方神明）之下陈说盟辞，向神祝告。

原文

④义存则克终，道废则渝始。崇替在人，咒何预焉。

译解

道义存在就能坚持到底，道义废弃便会违背最初的誓言。能否履行盟约的关键是人，只是赌咒没有什么作用。

原文

⑤夫盟之大体，必序危机，奖忠孝，共存亡，戮心力；祈幽灵以取鉴，指九天以为正；感激以立诚，切至以敷辞，此其所同也。

译解

写盟文的基本原则和要领是必定要叙述面临的危机，褒奖忠孝节义之士，表示能够同生共死，倾尽全力以赴；祈请神灵来监督，面对苍天请它来作证；以感情激动的文辞表示出诚意，以恳切的态度铺陈盟誓的言辞。这就是写盟文的共同之处。

原文

⑥然非辞之难，处辞为难。后之君子，宜存殷鉴。忠信可矣，无恃神焉。

译解

然而写盟文的困难并不是文辞的修饰，而是如何实行用文辞表现出来的誓言。后世的志士仁人，应当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，讲究忠信就行了，不要依赖神灵。

原文

⑦赞曰：庶祀钦明，祝史惟谈。立诚在肃，修辞必甘。季代弥饰，绚言朱蓝。神之来格，所贵无惭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慎重恭敬地祭祀神明，祝史只是宣读祝辞和盟辞。确立诚信在于要有严肃庄重的态度，修饰文辞也必须完美无瑕。衰微的末代越发追求雕饰，绚丽的言辞色彩斑斓。神灵降临察鉴，贵在于心无愧。